

话说
郑州

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齐名。100多年前，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这一切的高度集结，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

刘明枝尤以说唱“软书”见长

刘明枝表演路子宽，尤以说唱“软书”见长。其白口家常话、歇后语多，很少用高声炸音，多是低声悄语，“包袱”接连甩出，又巧又俏；表演也很少用大的形体动作，注重在平淡中见新奇。1957年，刘明枝参加河南省首届曲艺、木偶、皮影会演，演唱了《林翠翻车》，获得优秀演员奖、优秀演出奖。1958年她随河南省代表团参加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所唱的《六神不安》，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会后，她还参加了赴全国各地的巡回演出活动。

几十年来，刘明枝的坠子书的艺术魅力越发彰显，这突出表现在表演的细腻上，尤其是白口特别过硬，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歇后语、俏皮语穿插其中，把听书人逗得捧腹大笑、前仰后合。当年每当她演唱长篇大书《响马传》时，很多观众天天来听，甚至有持续一个多月不断者，足见其艺术魅力之大。刘明枝中年



后身体发胖，每上场便侧身碎步登台，人们会意，报以友好的笑声。刘明枝以突出的成就被吸收为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会员，并被举荐为郑州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到迫害，被迫辍艺，终因积郁成疾，于1977年去世。至今老郑州的书迷们谈到刘明枝，还忘不了她那慈眉善目的面孔和美声妙形的演唱。

曾是老坟岗坠子书女艺人领军人物的刘桂枝，出身于郑州中牟贫苦艺人之家，父亲是坠子书琴师。她从小随父学艺，11岁登台演出，刚满12岁便唱响老坟岗书棚。《中

国曲艺志》这样记载这位坠子书女艺人：“本年(1938)，中牟县河南坠子女艺人刘桂枝在郑州老坟岗一品香茶棚演唱长篇大书《刘公案》叫响。由此，河南坠子女艺人演唱大书得到发展。”

载入史册的评价，奠定了刘桂枝在河南坠子的地位。这个地位是老坟岗坠子书艺人的领军人物；这个地位是她第一个以长篇大书唱响并使演唱大书得到了发展。她的代表作均是长篇大书，如《刘公案》《金钱记》《张廷秀》《呼延庆打擂》《美人洞》等。在老坟岗，《刘公案》是最上座的坠子书，被称为“钢板一响，就来钢洋(银元)”。刘桂枝靠《刘公案》唱响，也靠《刘公案》赚了钱。她惊艳坠坛，红了半边天。刘桂枝不是唱河南坠子的第一位女性，但她的演技和声望，带动了一大批女艺人与男性平分秋色。这样一位光彩照人的女艺人，又是一位爱国者，郑州沦陷后，她坚决不去为敌伪“唱堂会”。1941年，郑州被日军占领，伪郑

县官员知刘桂枝大名，令其到日军司令小野住处唱坠子，刘桂枝坚决不从。她说：“中国的坠子，老子听不懂，等我学了日本话再去。”当时的王县长知她不肯为老日演唱，又说：“给我唱，我是中国人，好听坠子。”刘桂枝笑答：“你皮是中国的，心是日本的，你也听不懂。”然后，她对着伪县长说：“走人，是你走，还是我走？再说唱坠子，我就死给你看。”刘桂枝对敌人横眉竖目，但她对江湖友人、穷人则仗义疏财。她收养了好几个穷孩子，并把他们扶养成人。

县官员知刘桂枝大名，令其到日军司令小野住处唱坠子，刘桂枝坚决不从。她说：“中国的坠子，老子听不懂，等我学了日本话再去。”当时的王县长知她不肯为老日演唱，又说：“给我唱，我是中国人，好听坠子。”刘桂枝笑答：“你皮是中国的，心是日本的，你也听不懂。”然后，她对着伪县长说：“走人，是你走，还是我走？再说唱坠子，我就死给你看。”刘桂枝对敌人横眉竖目，但她对江湖友人、穷人则仗义疏财。她收养了好几个穷孩子，并把他们扶养成人。

白领
婚姻

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丈夫不抵家外诱惑，十年婚姻几近崩盘；生母非但不调解，还挥鞭女儿离婚，过“独立自主”的生活；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一再选择沉默……三代女人，心事万千。

蔡小欣再次巧遇了林青青

马国庆和蔡小欣穿着泳衣从入口处走进来，尤伟一眼看到老朋友，挥了挥手，而蔡小欣一眼认出了林青青，那个和严立达手拉手的女人，但她没动声色。马国庆不无骄傲地向尤伟介绍：“蔡小欣。”

“哦，你就是蔡小欣啊，久仰大名！马老板不动就提醒你。”向马国庆一挤眼，“名不虚传啊！”

两个男人聊起了生意经，聊得很热闹。两个女人走开了，走得远远的，躲开他们的声音。听说蔡小欣认识自己，林青青有点小意外。

“不谙熟认识，应该说见过。”她说出初次见到林青青挽着一个男人在俱乐部湖边散步。

“那就是我老公呗。”蔡小欣远远打量着尤伟：“好像不是他。”林青青瞥了她一眼：“那就是我的情人了。”

蔡小欣故作惊讶：“你有情人？真的假的？”“你说呢？”林青青半真半假地笑着，“说着玩呢，怎么可能。”

星期天，罗想回爸爸家来，罗湛出去了，她和奶奶聊了一会儿，聊着聊着潘良睡着了。罗想要走，桂雅丽说别急，罗湛一会儿就回来。

罗想于是在沙发上坐下，问桂雅丽缝什么呢，桂雅丽说是罗湛的睡衣破了，还非说旧的穿着舒服。

“我现在才知道你爸爸是个很念旧的人，旧情难忘。听说你妈妈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性格爽快。知道吗，你爸前天去看你妈了。”

罗想十分惊讶：“啊？真的？！”桂雅丽注意地看看她：“我不是要和你打听。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挺难得的。好多夫妻离了婚谁也不理谁，一辈子都不见面，有的还跟敌



人似的互相记恨……”

“那你呢，属于哪一种？”罗想问，“你不是也离过婚吗？”

“我再也没有和那人见过面，也不想见。”

“你是不是希望我爸也像你一样？”罗想的态度不由有些居高临下，“婚姻生活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男一女在一起过日子，从早到晚，成年累月，可世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致的，都有各自的需求，所以说夫妻间必然会有矛盾。但矛盾有大有小，夫妻间最大的或者说最经常的矛盾，你觉得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桂雅丽摇头。“那我再问你，你觉得男人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桂雅丽当然知道：“男人需要女人照顾。”

“错，是空间！男人最需要的就是空间，最怕的是没有空间。其实不光是男人，女人也一样，也要有自己的空间。我就不是什么告诉严立达，如果他老问我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我肯定觉得不舒服，受不了。我和严立达，我们在生活中基本上各自独立，给对方很大的空间，这样会少很多

麻烦……”桂雅丽再忍不住了，冲口而出：“什么呀，那才麻烦了呢！”她的情绪过于激烈，让罗想心生诧异：“怎么麻烦？”

桂雅丽觉出说漏了嘴，有些不安：“没，没什么。”罗想一点儿不迟钝，很尖锐：“桂阿姨，你越否认我越认为有，你还是说吧。”桂雅丽想了想，轻描淡写地说：“哦，就是小欣，那天她说严立达有个朋友，是女的，她见过他们一次。”罗想微微沉吟：“在哪儿，他们干什么了？”

“好像是一块儿走路。”

“那算什么。”

“就是，就是说没什么嘛。”

刑事
侦探

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案情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案情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以维护法律的公正，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

王大刚本来就是魏大若

翌日下午，本该是王大刚每天例行到别墅内分拣垃圾的时间，制度规定，即便别墅内没有垃圾可拣，王大刚也必须在这个时间出现在别墅内，巡视所有的垃圾箱。可今天的王大刚这个时间还坐在小房子的地上，那身换下的湿衣服还堆在地上，王大刚光着膀子，身子靠在墙壁上，抽着香烟，眼睛里全是茫然。到了该吃晚饭的时间了，王大刚依旧蜷缩在狭小的房子里，面前散落一堆香烟屁股，烟雾弥漫。王大刚没时间概念，也忘记了自己是河南商丘来的一个说话口吃的眨眼睛的农民，忘了自己到这里来还需要做的工作。

白天在雨中的遭遇，并没有影响刘垭在这个晚上前去延江的教堂里做功课。刘垭一如既往的虔诚，诵读着《圣经》。一切杂念，随着他虔诚地诵读而去，刘垭沉浸于《圣经》的诵读所带来的快感。

牧师站在刘垭的身边，倾听着刘垭的阅读。专注于诵读的刘垭并没有发觉身边早已经站在那里的牧师。一直等到刘垭觉得上帝给了他旨意，可以暂时把手里的《圣经》放下，刘垭才合起了手中的书。

看到牧师站在身边，坐在轮椅里的刘垭歉意地朝牧师笑笑。

牧师缓慢地转过身去，朝里面走去。哑巴男人推着刘垭紧随其后。

进了牧师的房间，刘垭示意哑巴男人离开。刘垭这样的行为，并非是为了要和牧师有秘密商谈，而支走哑巴男人。而是出于对牧师的尊敬。

“美国那边已经给您安排好了，刘先生。”牧师取下眼镜，放在桌子上，给刘垭倒

了杯水，“就看刘先生您的行程安排了。”刘垭感激地点点头，又轻轻地叹息一声。

“上帝会感受到您的忏悔和您的虔诚的。”牧师安慰着刘垭，“如果刘先生安排妥当了，美国方面我的朋友会就给您发邀请函过来。”

“谢谢您。”刘垭拉着牧师的手，低头亲吻了一下。

“上帝在拯救一个人时，会给他许多折磨的。”牧师平和地说着，“那是在锻炼一个人的意志，我相信刘先生会经得住的。”

陷于痛苦中的王大刚不能自拔。王大刚为何这么痛苦？道理很简单，因为王大刚不是王大刚。王大刚本来就是魏大若；不是来自河南的农民，而是延江市的反贪局长、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魏大若一直坐在地上，说不清楚在这样一个姿势上保持了多少个小时了。当魏大若站起来时，双腿不听使唤，使劲地捏着按摩着，好长一会儿，双腿才缓过知觉来。小房子里的蚊子还在嗡嗡地飞叫着，魏大若这才觉得浑身痒痒，可他顾不上这些，立即站在窗户前，注视着9号别墅。

别墅道路上偶尔行驶过的小车声，夹杂着夜色，悄然地充斥着小房子的所有空间。魏大若并没有开灯，他总觉得自己在某个地方出现了差池，他在审视自己。到了这个份上，刘垭不再重要了。刘垭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过起花天酒地的生活，利用他以前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与人礼尚往来，再次起用自己的关系募集到大量的资金，重新建造属于他的王国，并且可以如愿地再次让延江市的某些官员，像从前一样对他言听计从。

罪恶再次挑战了正义，嘲笑着法律。

罪恶再次挑战了正义，嘲笑着法律。



都市
言情

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新一代知识精英“玉石”们的私人版，最真实的“激情与梦想”，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深情与执著，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

我们在北京选中了一套朝阳的房子

李伟的话让我心中豁然开朗，我觉得他真是个聪明透顶的人，看问题总是那么准确透彻。我太想有间自己的房子，有个自己的家了，这么多年受房东的气，看房东的脸色，我真是受够了。

我立刻热烈赞同。

可李伟又说，最好到北京买房子。

我有些疑惑，转想一想，也立刻明白了，所谓“富贵不还乡，若锦衣夜行”。当年李伟之所以从北京的B大学辞职，是因为在B大学受一位副校长的压制，无法忍受而远走海南，今天他做到海南嘉盛证券公司的融资部经理，有车有大哥有高薪，现在又有钱在北京买房，成了成功人士，比在B大学当教授做处长要风光得意多了，自然会想重回北京。另外，他说海口的市场再做也就这么大，要真想发达，做成大事，再在海口做两三年，打好基础，还得向北京进军。咱们要以北京作为长久生活和工作

的基地，所以家要安在北京。

商量好了，一星期后，他请假带我和孩子回了我母亲家，住了几天，把孩子暂时留在我父母那儿，我们就去北京选房了。

一个星期内，我们马不停蹄地看了北京的一个个楼盘，晚上回到宾馆，累得头晕脑涨，腰酸背痛。可是冲完凉，我们又精神百倍，坐到书桌前分析白天收集来的各种资料。

终于，我们在方庄小区选中了一套朝阳的二室二厅，在十二层。虽然贵一些，但楼层好，空气好，风景好，又能见到早晨的阳光照射进屋，心情舒畅，也值了。

李伟最看重的是，这是一个北京最高档、政府大力扶持的住宅小区，他说这叫人

文环境，要与高档次的人为邻居，不能跟那些小市民穷人混在一起。这使我看到，他骨子里是个自命不凡的高傲的人。

定了房，李伟当晚就坐飞机匆匆赶回海口，剩下的装修布置等事宜，就交由我全权承办。他说相信我的审美观。

终于有了一个舒适雅致的纯属于自己的家，心里有一种踏实有靠的感觉。

那段时间，我累极了，但心中充盈的是快乐和踏实。我想在这充满新家新装饰材料的芬芳刺鼻味的家中睡上三天三夜。但我一刻也待不住，我想李伟，我想和他一起吃晚饭，一起睡在这房中。我要和他一起呼吸这芬芳的空气。

一个多月后，房子装修完了，我迫不及待地买了下午4时30分的机票直飞海口，我想给李伟一个惊喜。

下了飞机已是晚上7时30分，我直接打车回了家。

家中没人，家中的一切还是那样干净整洁，他是一个自律的男人，哪怕一个人独处，他也能保持有规律的生活。

一切是那样亲切而熟悉，只是屋中没人，有一点凄凉。

我知道李伟只要六点没回家，那就是晚上十二点以后了，这是事业金钱的必然代价。我想先吃顿饭，冲个凉，然后打扮得漂漂亮亮，买一束鲜花放到桌上，煲一锅好汤，熄了灯，等劳累了一天的他回来，给他一个惊喜。

这样想好，就去冲凉梳洗打扮。想起很久没吃“文昌鸡”了，就打电话叫阿香和我一起吃“文昌鸡”，同时把从北京给她买的一条裙子送给她。

见到我她很高兴。她告诉我，阿莲到美国做修复手术去了。我默默祝福阿莲这次能平安无事。

